

在英语教学中解读汉英隐喻习语的同与异

刘凤贤

(辽东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3)

摘要: 隐喻习语是语言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凝聚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晶, 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内涵。汉语和英语中都有大量的隐喻习语, 它们既有思维和格式方面的共性, 又存在着认知结构与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本文旨在英语教学中解读两种语言中隐喻习语的同与异, 帮助英语学习者掌握隐喻思维能力, 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隐喻习语; 英语教学; 同与异

隐喻习语是语言的精髓和文化的结晶。由于语言本身是隐喻性的符号系统, 所以习语自然也就具有了隐喻性特征。汉英两种语言都有大量的脍炙人口的隐喻性习语, 它们在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人类共享一个星球, 其思维模式和认知手段基本相同, 所以汉英语言中的隐喻习语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又由于汉英两个民族相距甚远, 生存环境、历史沿革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因此, 汉英隐喻习语也不尽相同。隐喻的认知功能被广泛地应用在语言学以外的诸多领域, 形成跨学科多元研究的态势。近年来, 有许多学者、教育家开始将隐喻研究应用到教育领域, 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 庞继贤和丁展平率先从语言应用角度探讨了隐喻认知功能的本质特征, 他们认为隐喻功能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和影响应成为隐喻运用的研究课题。蔡龙权认为隐喻性表达是外语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张将隐喻能力的培养列为外语教学的目标之一。王寅认为隐喻不仅能丰富语言表达的多样性, 而且还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本文将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 在英语教学中解读汉英隐喻习语的同与异。

一、隐喻及隐喻习语概述

隐喻研究历史悠久, 传统理论把隐喻归属到修辞学的范畴,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隐喻的基本功能是用来修饰话语, 它能给语言增添美感和新奇的表达效果。因此, 在这一时期里只能在文学作品里才能找到隐喻。然而, 进入现代社会, 随着语言学、哲学、宗教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隐喻研究逐步突破了修辞学的束缚, 开始向新的领域拓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英国语言学家理查兹 (Richards) 出版了《修辞哲学》一书, 提出了“互相作用理论” (Interaction Theory), 认为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 (the omnipresent principle language)。互动论的另一位主将是布莱克 (Black), 他的研究突破了词语层面, 开始从句子层面解读隐喻意义。布莱克将“互相作用理论”发展成为现代隐喻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1980年, 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的出版, 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此书中, 莱考夫 (Lakoff) 和约翰逊 (Johnson) 提出了“隐喻概念体系” (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 这一理论, 从此隐喻研究进入了思维和认知的研究轨道。在认知隐喻的框架下, 隐喻不仅具有修饰作用, 更重要的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隐喻由源域和目标域组成, 当源域的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上就产生了隐喻。由此,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熟悉或具体的事物去认知复杂、陌生或抽象的事物。

隐喻性习语是语言的精华, 其形式简练, 意义绵长。隐喻习语语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此, 隐喻习语被称为语言的结晶和民族的瑰宝。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失去习语, 就会变得枯燥寡味, 毫无生机。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中都有大量的应用广泛的隐喻习语, 它们形式各异、意义丰富, 在语言的应用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 英语习语种类繁多, 且没有固定形式。主要包括俚语、俗语和谚语; 汉语习语形式比较固定, 大多为四字格成语。汉英隐喻习语从各自相同或不同的视角, 用各自相同或不同的体验, 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里创造出妙趣横生的类比和联想。正是这种相同的体验才使得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大千世界产生了一致的感受和认知; 也正是出于不同的视角, 人们才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感悟; 正是不同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相似或不相似解读推动了人类语言体系和思维模式的发展。作为英语学习者,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汉英隐喻习语之间的相同之处和差异。

二、在英语教学中解读汉英隐喻习语的同与异

隐喻习语是语言表达的特殊形式, 它凝聚了人类对世间万物的独特体验。由于语言存在于人类的认知结构中, 隐喻及隐喻习语所反映的是人类相同的认知客观世界的心理基础, 因此, 无论何种文化背景下的隐喻习语都具有一定的共性, 并呈现出相似的理想化认知模式。另一方面, 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 生活经历大相径庭, 从而形成了不尽相同的认知模式和语言文化,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隐喻习语的差异性。汉英两民族亦是如此。因此, 在英语教学中, 教师应从思维方式, 认知结构等方面帮助学生了解并掌握汉英隐喻习语的同与异及成因。

(一) 汉英隐喻习语的同质性及成因

由于人类共享同一星球, 因此, 在人类文明进化和自身发展过程中, 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往往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认知, 因此, 汉英隐喻习语中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 让我们看看含有人体器官的隐喻习语。“舌头” tongue 是人类言语的重要器官, 被称为“言语方式”。在表达一个人说话油滑, 善于耍嘴皮子时, 汉语用“油嘴滑舌”, 而英语对应的则是 to oil one's tongue; 当表示极端的憎恨或仇恨时, 汉语说“咬牙切齿”, 英语对应的是 grind one's teeth; 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在展示凶猛的外表时都经常会露出牙齿, 所以汉语里有“张牙舞爪”, 而英语则有 to show one's teeth。这种形象对汉英民族来说都意味着威胁或敌意。再如, 汉语用“出类拔萃”来表达一个人有才华, 英语则说 the flower of the flock, 汉语用“兴风作浪”来比喻挑起事端或制造纠纷, 英语则有 to make waves, 类

似的还有“千钧一发”对应 hang by the fire, 而英语中的 add fuel to the fire 则对应着汉语中的“火上浇油”, 类似表达不胜枚举。在英语教学中, 教师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引导学生探讨汉英隐喻习语的同质性及产生的原因。

1. 人类思维共性

汉英隐喻习语的共性源于人类思维的共性。隐喻在人类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最大特点是在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创造出相似性。王文斌指出“隐喻习语”是语言中独具特色的表达形式, 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认知方式。隐喻习语归根结底是对客观世界的形象表征, 呈现出理想化了的认知范式。

众所周知, “心”是人类机体的最重要的器官, 是人的“灵魂”所在, 因而, 汉英民族对“心”(Heart)有着共同的感悟, 都把它看作人的“情感”或“思想”等。汉语隐喻习语中的“推心置腹”就是把“心”和“腹”作为源域, 其目标域是“与人交往的诚挚行为”。英语中类似的隐喻习语是 to bare one's heart, 即用“heart”来表示向人袒露心声。在危难关头, 人们需要同心协力才能战胜困难, 因此汉语有“同舟共济”, 英语则对应着 to sail in the same boat, 此处为实现“战胜困难”这一目标域, 两者都选用了船(boat)作为源域。另外, 汉语的“浑水摸鱼”和英语的 to fish in muddy waters 也体现了相同的思维认知, 即趁混乱局面攫取不正当利益。而在“情绪高涨”--in high spirits 和“垂头丧气”--in low spirits 这两组习语中, 都分别采用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位观察视点。

2. 语言格式共性

语言是形式, 思维是内容。隐喻习语思维的本质和过程决定了汉英隐喻习语具有共同的结构特点, 即整体性、凝固性和不可替代性。另外, 汉英语言中的许多隐喻习语都采用了“甲是乙”的语言格式。例如汉语“时间是金钱”对应英语 Time is money, “商场是战场”对应 Business is war。汉英隐喻习语的另一共性是隐去本体。比如, 汉语中有“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良书即良药, 终身不可离”, 英语里则有“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We all have ears”等。这种隐喻习语在汉英语言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二) 汉英隐喻习语的异质性及成因

分析汉英隐喻习语之间相似性的目的是为了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不同归根结底是文化差异的再现, 这种文化形态上的特异性也同样会昭示在语言的表达上。汉英隐喻习语不仅有许多相同之处, 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民族差异。在英语教学中, 我们不仅要了解汉英隐喻习语的同质性, 更要帮助学生掌握它们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各自的隐喻机制。因此, 教师应从隐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模型两方面帮助学生了解汉英隐喻习语认知方式的差异。

1. 汉英隐喻认知结构上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在认知结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汉语采用方块字, 属于单音词语言。汉语隐喻经常选用两个并列的词语作为喻体。例如“肺腑之言”“惊涛骇浪”“口诛笔伐”“虎头蛇尾”“凤毛菱角”“龙腾虎跃”等等。在这些成语中都选择两个并列的词

语作为喻体。而英语隐喻习惯于直接转义。例如, “source”(源头)一词就表达了汉语的“根源”, “core”(果实的核)一词代表了汉语的“核心”, 动词也是如此, 例如, 英语用“dig”(挖/掘)和“grind”(磨/研)可直接表达汉语的“发掘”或“挖掘”, “研究”或“钻研”。原因是汉语多采用复合式构词形式, 英语习惯用派生式构词形式。汉英隐喻习语同样遵循了这一普遍规律。

2. 汉英隐喻认知模型的差异

汉英隐喻思维模式不同。汉语语言属于具象思维, 具有形象思维的认知模式。在隐喻构建过程中, 人们善于借用意象组合来呈现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和谐性和平衡性。英语民族关注客观属性或特征, 具有抽象思维的认知模式。这些思维上的差异也体现在隐喻表达上。例如, 在古代的中国, 人们把雨后天上出现的光环看作“虫”或“蛇”, 因此, 汉语中就有了“彩虹”的称谓, “虹”源于“虫”。而在古代英国, 人们对这一客观事物却有着不同的认知体验。他们把雨后天上出现的光环看作弯弯的“弓箭”, 因而有了“rainbow”一词, “rainbow”源于“bow”。由此可见, 汉英隐喻设喻方式显示出各自突出的民族特点。

三、结语

隐喻习语是人们在体验、感悟和认知客观万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极具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语言的隐喻习语表达了不同的认知体验, 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隐喻是不同语言和文化共同存在的普遍现象, 对英语教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因此, 在英语教学中, 英语教师应该把隐喻意义和隐喻思维能力作为英语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恰当地把隐喻的运作机制和习语语义的认知结合起来。通过对比汉英隐喻习语的差异, 可以帮助学生更多地了解汉英民族文化差异和各自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解目标语的表层及深层信息, 更加快捷有效地掌握英语词汇和习语。

参考文献:

- [1] 庞继贤, 丁展平. 隐喻的应用语言学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06): 12-15.
- [2] 蔡龙权. 关于把隐喻性表达作为外语交际能力的思考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6): 5.
- [3] 王文斌, 姚俊. 汉英隐喻习语 ICM 和 CB 的认知对比考察——以汉语的四字格隐喻习语为基点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5): 38.
- [4] 克罗格 JK, 霍利奥克 KJ, 胡梅尔 JE. 同一性的多样性: 关系复杂性对感知比较的影响 [J]. 认知科学, 2004, 28(3): 335-358.
- [5] 黑米. 模型与隐喻: 语言与哲学研究 [J]. 哲学与现象学研究, 1962, 23(2).

本文系基金项目: 2021 年度辽东学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基于隐喻思维模式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021-7-1) 的结题成果。

作者简介: 刘凤贤 (1964-), 女, 汉族, 辽宁丹东人, 辽东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职称: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